

獨秀文存

兩團政治

中國人，上自大總統，下至挑糞桶，沒有人不怕督軍團，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了，但是外交團比督軍團還要利害。列位看看，前幾天督軍團在北京何等威風，只因為外交團小小的一個勸告，都嚇得各鳥獸散。什麼國會的彈劾，什麼總統的命令，有這樣利害嗎？這就叫做「中國之兩團政治！」

義和拳征服了洋人

有人說，現在法國使館也在那裏扶乩請神，豈不是洋人也相信鬼神了嗎？我道却不

原來官場腐敗，中外相同。而且外國雖有極少數好奇的學者，愛談鬼怪，不像中國神奇鬼怪是全國人普遍的思想。

戰爭的責任者

協約國以德皇爲歐洲大戰的責任者，要求荷蘭國交出來審問治罪。我們中國此次南北戰爭，國家人民，也都吃苦不小，請問擔這責任的人到底是誰？

公僕變了家長

古時專制國，皇帝就是家長，百姓就是弟子。此時共和國，總統算是公僕，國民算是主人。家長式的皇帝下一道上諭，拿那道德不道德的話來教訓百姓，原不算稀奇。現在公僕式的總統也要下一道命令來教訓國民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

大紅頂子紅纓帽

清室雖然退了位，每月初一十五，滿街都是出入清宮戴大紅頂子的主人，戴紅纓帽子的奴僕。提起德國俄國皇室的悲慘，我狠替清室和這班戴大紅頂子的紅纓帽子的擔憂。

異哉搭現問題

鐵路、電話，都是政府的營業；中交票，都是政府發出的紙幣。現在京奉火車要搭現，電話也要搭現。奉天人和北京總商會的抗議，交通部竟置之不理。難道鐵路、電話，不是政府辦的嗎？難道中交票不是政府發的嗎？為什麼自己發的紙票子自己不用呢？堂堂政府的交通部，這樣不說理，還在那裏說什麼道德，說什麼法律，說什麼養民哩！——算了罷，簡直打起臉來就得了！

一九一八，十二，二九。

野心

本月十六日，威爾遜總統在巴黎議事廳宣言云：『美國加入歐戰之時，非獨因為中歐帝國之宗旨不合，應受各國愛慕自由公理者所抵抗，但因其圖謀破壞法律之野心，已見於實行，激動吾人之心。』前幾天，馮國璋總統也說：『予意和平之進行，當力圖永久之和平，而勿為目前敷衍之計。根本解決只在打消各方軍閥謀擴充個人勢力之野心。但使今日具有武力之人，能發生一種覺悟，知武力之不可恃，法律之不可違，民意之不可抹煞，勿憑藉地位以逞私見而動輒發難，則國家從此可以安定。』這兩位總統的名言，我都佩服得很。可見得一國中有了擴充個人勢力破壞法律的野心家，不但國內人民要反對他，就是外國人也要與師問罪哩！

倒軍閥

日本東京慶祝協約戰勝的時候，慶應大學學生五千人，開提燈大會，前豎一面大旗，上面寫了『倒軍閥』三個大字，游行時經過的衙署都招待他們，惟有參謀部合陸軍部不理。我們天津的慶祝會，南開學校的學生却異想天開，做一個『國魂舟』，兩位學生裝扮關羽岳飛坐在船內，游行街市。一個是反對武人政治（乃木東鄉真算得是中國關岳一流人物，何以日本青年不崇拜他，還要反對他呢？）一個是崇拜忠孝節義時代的武人。現在兩國的青年思想如此不同，將來的國運就可想而知了。一九一八，十二，二九。

軍民分治

軍人是對外用的，在國內政治上，他沒有地位。現在政府裏人和在野政客，都把『軍民分治』四字掛在嘴上，當作最時髦的政策。殊不知野蠻國只有軍治，文明國只有民治。地方治安，應該是地方官的責任。請問民治以外，軍治是什麼？全國的海陸軍，都應當隸屬中央，不當分屬地方（就是聯邦制，地方政府也不養兵）。所以什麼『軍民分治』，什

麼「劃分軍區」都是根本的錯誤。

到底是那一團利害？

議員本代表國民的，却受了督軍的指揮，反對曹汝霖做交通總長。曹汝霖却知道這一團不及那一團利害，所以外國人便提議京奉路全部取現。一個國務員同意案，暗中也有一兩團勢力的競爭，這國會成個什麼國會！政府成個什麼政府！

得衆養民

前月十八日政府下了一道命令，開口便說道：「道以得衆爲先，政以養民爲本。」按共和國沒有皇帝，不是家天下，不知什麼人想得衆做什麼？共和國人民是靠自己養自己，不靠人養的，更不要官養的；不但不要官養，并且出租稅養了官。我們中國的人民不但養了官，還養着許多官來殘害人民。啊呀！少發點紙票子來騙人民的錢，（用出算一元，收

入只算四角幾分，不是騙錢嗎？少招點士兵來傷害人民的生命財產，就算是阿彌陀佛了！如今沒有什麼聖祖高皇帝，什麼聖祖仁皇帝，用不着什麼『撫育元元』、『加惠黎庶』的恩詔！

誰是匪？

各省的匪多極了。政府要打算除暴安良，剿匪，誠然是頂要緊的事。但是這件事不自今日才要緊，也不是陝西福建更要緊。南方收容了盧樊等匪，本來不對。但是有曾經政府任命的兩位鼎鼎大名巡閱使原來又是什麼出身呢？如今果然要勦匪，當真要勦匪？那我就舉起雙手贊成！

二九一九，一五。

國防軍

國家養兵，本來都是爲國防用的。現在又要新招什麼國防軍，那末其餘的軍隊，留做

什麼用處呢？叫做什麼名目呢？難道叫做『家防軍』嗎？

軍人與官僚

野蠻的軍人，腐敗的官僚，都是國民的仇敵。但是兩樣比較起來，軍人更覺可怕，可厭。同是可怕可厭的軍人，我們覺得那不會倡首擁戴袁世凱做皇帝，不會陰謀復辟，不會加入督軍團來逼着總統解散國會的，比較還好一點。

武治與文治

中國武治主義，就是利用不識字的丘八，來壓迫政見不同的敵黨；或者是設一個軍政執法處，來亂殺平民。中國的文治主義，就是引用腐敗的新舊官僚，來吸收人民的膏血；或者是做幾道命令，來興辦教育工商業，討外國人的好；做幾道命令，來提倡道德，提倡節孝，提倡孔教，討社會上腐敗細胞的好。武治主義，文治主義，當真是這樣嗎？

尊孔與復辟

照孔聖人的倫理學說，政治學說，都非立君不可；所以袁世凱要做皇帝之先，便提倡尊孔。現在內務部又要把顏元李塉二人從祀聖廟，政府裏居然准了，因此下了道命令，說些什麼孔子道贊化育，陶鑄羣倫，『重儒修明正學』（邪學是什麼？）『入德即在彝常，導世先端教化』的話。大家想想，這是什麼意思？

安徽小鬼

章太炎因為安徽人在政治上造的罪惡太多了，逢人便罵『安徽小鬼，沒有一個好東西』。現在別的方面不用說了；單說自稱人民代表的先生們，北京某俱樂部的重要分子，不大半是我們貴省人嗎？安徽省議員，不是奉承倪嗣冲通過了『鹽斤加價』的議案了嗎？我想章先生的話真不錯。

一九一九，一十二

國民大會

國民大會，必須經過合法的手續，方能成立，斷斷不許所謂名流私人集合可以冒充的。最奇怪是朱代表電請國務院派周自齊林長民到南方籌辦國民大會。分明由政府委員組織私人團體，硬說是國民大會，硬說是有仲裁兩方面爭執的資格，恐怕國民不能承認罷。

鴉片與紙票

上海燒了存土一千多箱，北京中交紙票漸漸漲價，總算是現政府辦了兩件差強人意的。但是甘肅陝西雲南等省，仍舊烟苗遍地，丘八販烟土，無人敢問；嗎啡的壞處，比鴉片還要利害；湖南湖北的紙票，真是商民的大害；像這些事，纔是政府分內應該辦理的。比那異想天開的重道德尊孔教的命令，正當得多，有益得多。

嗚呼特別國情！

租界上的領事裁判權和警察權，海關的協定稅法，世界上受外國這種不平待遇的，現在只有我們中國一國。若問各國何以待我們這樣特別，他們必定爽爽快快答道：就是你們常說的『中國有特別國情』的緣故。

公理戰勝強權

我們對於參戰，簡直算沒有出力。如今若在和平會議席上，提出無數的要求，固然可恥；但是在各國方面，要把這個理由來拒絕中國，難道公理戰勝強權的解說，就是按國力強弱分配權利嗎？

揭開假面

協約國攻擊德國的旗幟，就是「公理戰勝強權。」如今那海洋自由問題，國際聯盟問題，巴爾幹問題，殖民地占領問題，都是五個強國在秘密包辦。至於弱小國的權利問題，縮小軍備問題，民族自決問題，更是影兒沒有。我們希望這公理戰勝強權的假面，別讓主張強權的德意志人揭破才好。

誰的罪惡？

政府令軍警督察處檢查軍人私販烟土，總算胆子不小。這位不會做官的馬處長，却當真的去嚴行搜查；查出販土的人不是師長的兄弟，便是關人的馬弁，弄得沒有辦法，聽說要想辭職。禁烟本是一件好事，馬處長總算一個好人，好人竟辦不下這好事，請問是誰的罪惡？

一九一九，二。

公理何在？

此次歐洲的大戰，比利時真是義俠可風，犧牲的程度也算不小。如今會議席上，五強國竟壟斷起來，可憐吃了千辛萬苦的比利時，竟做了門外漢，連日本也比不上，試問公理何在？過激派的行爲，縱或有不是的地方，但是協約國把他們破壞俄德兩大專制的功勞，一筆抹殺，又試問公理何在？德皇未敗以前，反對戰爭始終不屈的，只有李普克尼希一派，從前附和德皇的人，如今却逼迫李普克尼希，而且加害他的生命，又試問公理何在？

光明與黑暗

近來日本黎明會裏的人，是抱着『反對軍閥專制，資本案專制』的新思想。反對他們的守舊黨，就是黑龍會裏的人。這兩邊一黑一明的旗幟，倒也鮮明。

特別國情

前籌安會的重要職員景耀月，近來發布他在國民制憲倡導會招待席上的演說。大

意說是憲法要按照一國的歷史，習慣，民情，風俗，特別制定，不可模仿歐美的成法。我看什麼共和，什麼憲法，都是歐美人特有的制度。按照我們中國的歷史，習慣，民情，風俗，都不必勉強學他。我勸景某還是拿古德諾『特別國情』的話頭，去鼓吹帝制罷；何苦談什麼共和國的憲法呢？

二九一九，二九。

司令部土多

前幾天順天時報上，有一段『日下三多』的文章，說京中某司令部包販烟土，司令部土多，是三多之一。查京中有兩個司令部：一是京畿警備司令部，一是奉軍駐京司令部。這土多的不知是那一個司令部？我要請問軍警督察長和警察總監。

信實通商

如若有人想買鴉片土，可以撥現洋四百五十元到東城某胡同某軍機關處，比時就取

得收條，烟土一百兩隨即送到。并且有了他發的收條，這烟土就算保了險，不怕警察查拿。這不算得信實通商嗎？

理想家那裏去了？

法蘭西國民，向來很有高遠的理想，和那軍國主義狹義愛國心最熱的德意志國民，正是一個反對。現在德意志不但改了共和，并且執政的多是社會黨，很提倡縮減軍備主義。而法蘭西却反來附和日本，意大利，爲着徵兵廢止國際聯盟軍備縮小等問題，和英美反對。竟使威總統有主張將平和會議遷移他國的風傳。不知理想高遠的法蘭西國民，都到那裏去了？

一九一九，二，三。

舊黨的罪惡

言論思想自由，是文明進化的第一重要條件。無論新舊何種思想，他自身本沒有什

麼罪惡。但若利用政府權勢，來壓迫異己的新思潮，這乃是古今中外舊思想家的罪惡，這也就是他們歷來失敗的根原。至於夠不上利用政府來壓迫異己，只好造謠嚇人，那更是卑劣無恥了！

中日親善

歐洲和會，已有反對秘密外交的趨勢。而口口聲聲說中日親善的日本，偏偏不許我們宣布中日秘約。此次歐戰，乃是公同對敵的義舉。所以出力的各國，不曾向塞比波蘭要求酬報。而口口聲聲說中日親善的日本，偏偏要把山東的鐵道鑛山，做青島交還的條件。中日親善，原來就是這樣！

亡國與賣國

亡國總是一件不幸的事體，賣國也是一種不好的行為。却不能因為亡在那一國，賣

到那一國，在道路遠近上，人種差別上，分別幸與不幸，好與不好。同一亡國賣國，若說亡在實在道路較近人種較同的國家手裏，就說是親善，不算是亡國賣國，這個道理無人能懂。

東局千零十三號

本來參戰軍裏面，有許多日本人執行重要職務。他們偏偏不肯承認，硬說參戰軍裏沒有日本人。請看電話簿上東局千零十三號電話，是參戰軍訓練處坂西室，不知道這位坂西是那國人？

一九一九，三，二。

參戰軍

有人問我：就算是歐戰還沒有完全了結，就算是西伯利亞還不太平，中國軍隊的程度都不相上下，都可以用做參戰或是邊防。爲什麼定要歸一系人編的國防軍，才能參戰，才能防邊呢？參戰軍本來因爲歐戰已了，才改個名目叫做國防軍，現在爲什麼又稱做參戰